沈氏日旦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三年春

林初文先生全集序

夫士以詩文自見非世道之幸也意有所欝不得遂願借詩文以豁之煩冤而憤懣故離騷纔出楚社即墟左徒豈願有身後名耶不試故藝仲尼愴然有餘恫焉學者但知春秋之作由于

詩亡竟不知周亦從此亡也孔屈關周楚運祚假令當時能究其用何至泣麟沉江為陋哉儒生之見以文人概賈誼以詩酒畧陶潛也予嘗謂才士如列僊俱盜天地之氣俱為造物所不容故僊有刼而士有魔　本朝才士解大紳高季迪李龍湖受禍皆慘更有林初文者建言負痛幽憂以殞顧三子皆乘時表竪末路坎壈而初文當孝廉時已速獄矣予讀其詩文悽惋悲

壯頗多言外之感其登黃鶴樓詩自云千載之下誰復有吊我者乎身不用世矣而僅望知己之一吊當世莫能必于以與諸來世其詞良苦然安知千載下皆楚楚鬚丈夫不蛾眉其貌哉先生之志可哀也已夫士生盛際惟恐人不知生叔季惟恐人知武侯亦以韜藏不容爲崔徐所知竟不獲永其天年自有道者觀臥龍亦蛇足矣先生磈壘寔甚從來無澆之者且獨不見

夫鳳鳥乎羽玄黃焉音雝喈焉百鳥飛鳴環跱其旁爲忌乎爲仰乎物則然矣而人不能徵高翔千仞之上必不獲免夫人與鳳非同類猶忮不相容矧均是人也我獨以才士稱庸愚肯甘之乎詩文薄技也尚有羅詔獄者況上書陳言以立功自期許乎我無意當世衆猶側目而一旦以熱腸苦口強責于悠悠忽忽者之前將禍不旋踵蓋此悠悠忽忽者視君父不啻路人視

他人之急其君父者與吾仇敵也遇仇敵而不下石有是哉初文忠義之性亦知鄙夫情態如是險且毒乎是以專心富貴者誓不襟一功名之想而銳意功名者先已得罪于富貴之人夫富貴之人寔繁有徒功名之士百不得一焉其數不勝而又以骯髒之氣出之其患詎枘鑿不入已哉列仙所以逃刼者全在于能忍辱才士欲自赴於功名之會反不能受富貴人籠絡有

死而已耳王元美先生述　本朝三大功臣續最偉然皆乘危亂時崛起者賈長沙痛哭孝文朝則舉朝廷之不畀柏侯之笑扁鵲由此推之靖節自放于詩酒豈真忘世哉予以是爲初文之庸卽以是爲初文之集序

鬼神食氣曰歆夫闒闒而處者何哭不黜何益不覺氣所燻蒸鬼神無不之也孰禁之使不[illegible]而禪家有餓鬼之說則是陰有所制如監[illegible]設

者之類趙家酒肉非錢家魂魄可攫取者乎若然則先王制禮即令子孫每食必祭其先亦不費之惠也何必四孟二至有常期乎得非以近于瀆且非以明民故耶

以劉瑾之兇逆傾心于康海、以宸濠之悖叛傾心于李夢陽、詎重其才名耶不過收人望耳然則負才名者豈獨蔡邕受董卓累、李白受永王璘累已乎、今世無謙恭下士如王莽者、亦天所

以厚我輩也、

魯哀公于孔子漢文帝于賈生讚不啻口竟莫能用孔子智而料其必不用故轍環以老賈生愚而冀其或見用遂謫官以死譬閱市中物、把玩不釋手者、豈售主哉、遡貶駁未幾旋捐價讐去矣、人主用賢亦然、

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夫曲阜乃生孔之邑豈七百

其營洛也曰使有德者易以興焉無德者易以亡焉全

是大公無我

非梁紀範於啟聖祠

載前已呈露旺氣而周公豫覺其異耶

身後名固有道者所不羨然以草木同腐之人大言藏拙則與聖訓相左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名以賓實名泯則實喪矣故古人于名教名理名法名義等處一切冠之以名見名非虛幻而不當避也

潁州興國有二程先生祠盖因顯廟而追崇其父珦也按蘇老泉洵原係布衣中大儒故無愧

三蘇之號。殉非其倫也予嘗謂唐有封君皇帝、曰高曰肅今宋亦有封君大儒矣噫

、好謀而成 姻親中有以此題下問者暮歸挑燈走筆以塞其意

盖聞國之大事在戎予之所慎在戰郤萊墮都業有成效非空談罔裨者比然孟氏竟不墮城東甲以歸則謀猶未成也豈予之故乎抑仲由之故乎由而徒勇鮮謀予又不當以甲兵委矣好謀而成非爲他弟子言即爲仲由言也書曰

詢謀僉同詩曰謀之其臧傳曰謀野則獲謀非
予所拁論其同而臧且獲也即成之自也夫人
嚋不竭智殫慮石晝自多廼其好自用處愚也
非謀也好也非成也逮潰敗決裂喪元殃民其
初願曾不及此而猶恬不悔禍悴悴然委咎于
成敗之數豈非惑哉凡行軍者氣欲豪心欲小
飲水內熱先自慴也匹夫勝予先自恐也夫然
後有建瓴破竹之勢而銳焉無前予所謂臨事

而懼者近是敬勝義勝戒謹恐懼先聖危微心法本自如是而出其緒餘以即戎何攻不破何堅不瑕盖張皇六師别無他秘奥固即在調攝片念中矣殷武丁恭默思道鬼方是撻周西伯小心翼翼崇密是征子自云我戰則克非誇矜露所長寔内戰于心耳内戰者懼也說者曰三代以下有豪傑無聖賢正謂事機旁午紛至雜投譬奇疾怪症有方書所不載者聖賢懼豪傑

不懼也顧有聖賢所懼而弛謀以聽命者有豪傑所不懼而創非常之原起而運謀者有聖賢謀之數十年而氣數所阨未必成者有豪傑旦夕經營謀之忽易而反成者倖成之與求成相去星淵故好謀者聖賢豪傑所共矢之慧謀而成者聖賢豪傑所共廸之吉而事前事後壹稟于懼者聖賢朝夕惺惺所獨提之心也防顯于微圖安于危謀其剩技耳必印耳懼徵耳夫謀

必因時因地因敵如針芥乳水之合方克奏功否則參朮殺人更慘于天雄烏喙以故火牛伎倆必樂毅去騎刼代而田單始得志焉知彼知已寧惟百戰百勝雖不戰而勝亦可也其所謂善謀不如善斷就盈庭築舍者論非登壇專閫之說也謀出萬全鬼神避銳何用斷爲斷卽包含于謀內而有餘嘗試屈指善謀者更僕莫罄姑枚舉之曳柴僞遁此欒枝之謀也無捍採樵

此莫敖之謀也作內政以寄軍實此管仲之謀也多方以罷楚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勞于應接此伍員之謀也如姬竊符此侯嬴之謀也委梁以憊吳絕其餉道此周亞夫之謀也荊州借蜀此魯肅之謀也聲言襲許昌驚走曹操穰圍頓解此田豐之謀也陰用朱序作反間駭散秦軍此謝安之謀也詐爲粮車腊伏死士以誘突厥而破之此裴行儉之謀也數者謀用而混施敗

不旋踵成于何有天地之殺機在謀用兵者非我圖敵則敵圖我故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負國之罪與尸之辜合并交注于隻身如何不懼懼則好與明哲者共相揚確好與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講求其所以致敗之故喪師之由豈得鶩然自予雄也而蔑無顧忌耶雖然謀之善否祗憑其事之成敗以爲紊馬謖街亭之敗任䄎好水川之敗史氏云違武侯魏公節制故

此爲二相解䀌非定論也將權撓于中制兵家所大忌卽君命有不受而况相乎尹吉甫未嘗受張仲節制韓信未嘗受蕭何節制將相調和則可禀命而行則不可武侯魏公用非其才難追失人之咎特其處心粹白爲千古所原宥衡其品殆聖賢豪傑之間乎街亭好水川之敗績亦猶是仲尼之使由無如孟氏何耳天興天廢人力安施福將而天牖其衷智將而天奪其鑒

併其謀之巧拙得失俱付之茫茫不可知之數而人力莫能措手何成否之足云惟是臨深履薄戰戰兢兢以挽回天意懼之日即成之日矣吾故謂張皇六師在調攝片念中也

君子御小人中國御夷狄縉紳御僕隸皆不可使其絶望其望既絶其毒必深緩急間有不及防備處將如之何

五代時有周人和凝曾夢神人授以五色筆宋

范質生之夕其母亦夢神人授以五色筆不獨江淹也然和范二子未聞以詩文名世則淹之才盡于奪筆亦頗受夢影矣予有說焉授筆之神未必盡出于靈慧故凝質之筆即終于不還而筆端自若也抑淹寔自韜其才以免忌而詐爲是夢以愚世歟

是非亂于成敗詩文壞于應酬法度弛于調停流品混于情面禍患伏于忽畧心術賊于聲名

元氣剝于好盡

建文初年有朝天女戶者蓋殉葬宮人父兄也、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端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凡十二家、悉爲錦衣世千戶夫高皇帝遺詔山川因其故無改儀物一以儉素不用金玉、此與漢霸陵瓦器意同、殉葬豈其必哉、特不及申戒耳、當時齊泰黃子澄皆儒臣

皇長孫又好儒若以三良臨穴之說進必報

大智之人見事或遲或速亦不可定志不在小過大節達識不[illegible]

罷矣、然則齊黃輔導之失、獨咎同晁錯已乎、

史稱劉備于操座中聞雷方食失匕箸以之愚操使不疑已果爾則備智何其捷耶、而又云備有智而遲、何也、古人論事自相矛盾類如此偶飲侯大司成署中與侯言及此侯云操猾賊也備豈能愚之若覺其詐則如之何予曰備而萌此念也岌岌乎有性命之虞肯依其宇下哉

居官者種種好處以官起見者皆鄉人也以國

事民事起見者皆賢人也前輩耐煩說祇是脂韋窠窅耳孔子不脫晃取瑟歌杖扣脛何不耐煩之甚耶

五倫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天定之矣惟朋友稍覺活動隨人揀選而世乃有不擇交者四賊中財色氣迷之足以傷生買禍惟酒聊可陶情而世乃有不喜飲者皆天之僇民也聚良朋飲美酒竹林諸賢眞自得其得却反以任誕目之

竟不知此曹當盛世未必然也與行屍走肉輩只醉只臥者不同

安家之法先要安身安身之法先要安心聖人說人心惟危原不易安也安心之法在于安命安命之說昉于儒教此猶有計成敗酌損益之念焉不若禪門作空假終三觀爲無漏也

人當冷落時反能自立漸向于熱輙波靡不復自振非改節也初時原無骨力不過怨天尤人

嬌鎮焉已耳覩人者于此細細窺測必有蹤而
不容處可以預先勘破何必俟其敗露耶
杜拾遺詩滿紙幽憂不直幸蜀後爲然當貴妃
枯寵祿山國忠竊權時已岌岌乎身世是慮夫
安得以好懷吐好音也此意從來未闡
子卿齧雪吞氊又娶胡婦說者曰其事誣也又
曰內之丹心無恙外之節旄不屈不足累子卿
也又曰陽結天驕尚期陰入玉關也又曰胡婦

匈單于女妻之甚是足以洗明妃烏孫公主之辱皆非也匈奴自害武後漢使絡繹不絕生妻去帷武知之矣、其子元以黨上官桀等叛坐法伏誅、其事雖在武歸後、然元之匪彜武逆覩之矣、元誅、而帝念武老詢武在匈奴時所生子、武因平恩侯達情、贖歸其子通國爲郎、不然則蘇氏絕矣、罪莫大于無後、武惟其爲孝子、故得爲忠臣也、

山水也與人偕樂而忽入慶吊之若詩文也與世無爭而轉入是非之場陰陽人道之患乘于所動有道之士杜門輟筆豈得已哉

夢尸得官古語也秦少游夢殯而葬者乃劉發之柩是歲發果首薦少游作詩賀子瞻亦次韻此兆殊不可解豈居官者人人盡尸位乎夫蓋棺之與登第吉凶懸矣而兆寔相關夢糞得財亦猶是已

原缺

楊廣到有 䏶楊煬柳 國姓何必[illegible] [illegible]於後庭[illegible] [illegible]柳[illegible]書[illegible] 宜陽國姓矣

也巳

凡人多言者必懶作事善記者必懶讀書皆用心于外也用心于内者耳之所聞口必不說况喋喋不休耶

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則楊柳之生也其來舊矣而野史云隋煬帝愛柳賜以國姓曰楊何其誕也楊柳二樹而人合稱猶狐狸二畜而人並舉不知起自何年也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丁卯科應天擬程

聖人仁天下之思于言志而益切焉夫聖人舍天下無所寄志也老安友信少懷直分內之常而竟莫滿其願矣嘗謂聖人一動念而必關天下者非天下之願欲獨責成于聖人而有意遂之亦聖人之願欲自不與天下相睽隔而未嘗遺之也茲因由之請而言曰丘于斯人不能離

之為群能外之為志哉人之遭逢不能盡如人意者何限矧以分藏之欲合體于片念則岸難偏給而滲漏處恒多我之經畫不能悉愜我念者何窮矧以局外之身思代為設處則勢難曲全而周到處恒少故夫勞攘之苦不可施于同儕況老者乎世之息機寄于老者君無以擾之即為安之耳傾軋之習不可施于異類況朋友乎世之直道維于朋友吾無以誑之即為信之

耳棄捐之悲不可施于壯夫況少者乎世之生
意倪于少者吾無以拂之即爲懷之耳非不知
天地猶憾雖造物無如人何豈我而反能調劑
耶然論志則含生之屬必各適其性命之情而
始無遺憾故吾時抱此虛願而此願無時而酬
非不知堯舜猶病雖神聖無如世何豈我而反
克補救耶然論志則大道之行必盡納諸三五
之盛而始有餘雖然吾日蹙此空懷而此[illegible][illegible]

日而釋論吾施爲力量未能快足于寸衷據吾夢寐神情常自往來于寰宇此志慰而倘可免今日之周流乎哉

皇明吳興名士銓部郎臧晃如評

不枯不浮不陳句句是志無趣外假香話一洗近世習氣之陋

閱于相國穀城山館集有晉陽男子行蓋隆慶巳巳太原丈夫化爲女子故奇其事而歌以誌

之乃知古人相傳武都化爲女子非空譚也自隆慶至今（今見之矣）崇禎戊辰凡甲子一週絕無女主垂簾戎狄亂華之變則亦偶然而已豈眞陰長陽消之說哉

使酒罵座不可便謂直氣大率齷齪之徒佯醉以吐其藏宿之忿耳不然何灌夫之多也法言託語發自酩酊之後雖甚理直而人以爲誕也故令受者有所逃避

洪武間大學士宋濂諡文憲大學士王褘諡忠文俱由布衣徵聘大學士劉三吾由薦舉徵召永樂間太師楊士奇諡文貞由薦舉徵召太子少師儀智諡文簡由布衣薦舉宣德間吏部尚書郭璡由太學生出身少保陳洽諡節愍交阯反罵賊而死由布衣薦舉　先朝用人不拘資格如是近時斤斤較量于三途亦可羞之甚矣未幾科目狼狽令人汗顏

辭政府葉臺山書

其麋鹿之性偏宜豐草長林累次乞休間者共駭想遷客掛冠卽此便觸時忌竟以書差名色回藉于廿六日浩歸計自今不能長侍袞舄聆鼎論矣然無日不望潞公之復出蟄其啓沃願閣下為國自珍方書丹笈暇持流覽更不須論語半部也不腆之物聊展寸虔賜存為荷臨楮無任神馳

答政府葉臺山書

不奉道德之模已彌月矣依戀何日忘之世未有師相不休容而強項吏能自冬徂秋久處者也且閣下接物謙也宥過寬也皆下吏所不逮居家安靜與世無爭有古賢相風格下吏又何所拂于懷而訛言蠭起不曰攝官如何言即云相公如何說可笑也敝鄉人亦善謊然不如是之甚政欲走一卒問候師相起居顧溫諭下頒

錫以多儀慚愧無地承示命石工鐫俚句于岩。徐凝惡詩。山靈應愴。閣下豈有嗜痂癖耶。且謝且媿。臨楮不勝惶悚之至

壽汀州蕭四府啓

伏以南極星明適當流火之候西池桃熟正值食瓜之期生我劬勞俾爾耆艾雖忻遍地頌禱由衷恭惟台臺文筆鍾靈香城毓秀才弘調鼎開游媲美于鄭侯藻璧雕龍博與追踪乎顏士

茲屆中元之月籌喜新添何期初度之辰丹繞一轉試看葛仙壇下藏書欲傳共羨武功山中真人復出湖名綠水天開湃液薦霞觴嶺峙玉華民借璘珣供瑞獻果析逆嶽降𥪡放嵩呼奈匏縶未克鳧趨將葵忱稍紓燕賀伏願岡陵晉秩台斗齊榮慶演箕疇九五福曰康曰壽齡符非笲八千歲爲春爲秋附貢輶儀統祈汪宥曷勝翹跂踴躍之至

賀座師吳侍御啟

伏以殿中執法霜飛簡上之花柱後惠文星映臺前之栢彈冠相慶顲俊舉笏共賀得人恭惟師臺冲襟爽世無爭浩氣爲邦司直廿年澹致甘泉石之膏肓一旦榮懷作　朝廷之耳目海內想聞風釆居然撥運閎材百司振肅威稜允矣擎天偉幹松廳正色共欽鳳釆于梧桐豸繡抗章誰探虎山之藜藿某賴庇宇下夙荷鴻施

埏植先及于門墻化工爾篤于桃李為吾黨之
盟主幸在要津喜盛際之良臣原屬知己情深
雀躍望切烏私無任懽忭踴躍之至
自遼東發難以來朝紳束手但以捐俸塞責而
戀位不去頗蹈常衰陋態庚午春接出 聖諭
朕方以潔己奉公望諸臣。而常廩盡捐。豈此外
更有入孔乎。天言凛凛洞見邪臣肺肝豈不愧
死

重出

爲友人作鑪銘 重出于八卷二十二張

前令座中香浮不輟別有幽芬匪伊雞舌聊寄博山于几案設

蒿蔚子鄙吝語序

仲尼當春秋時號稱僭矣然滕薛邾莒等小國不堪供億自願退貶幾等則猶知揣量焉今然乎哉百金之家與萬金之子爭豐約于儀物間譬不少貶富者寬貧者而諷使從嗇痛恨入骨

凡此皆兵象也試觀今日輿臺之賤烹鮮擘肥誰非肉食者哉見士庶藜藿糲以爲鄙且吝也蒿蔚子抱救世熱腸即以鄙吝語曉鄙吝人常言俗說饒有至理深味盖憂吝者之不繼而針其膏肓耳今天下羞貧疾貧不安貧極矣吾武林習氣情面茅靡日甚致特立士輕去其鄉蒿蔚子其一也蒿蔚子祖父世爲藩臬大吏清儉莫倫不若近時之墨之奢其胸中慱與頡歛棘

闒文戢失利以仕貧老也鄙吝語其一斑云豪傑不可輕易憐人。伍員憐伯嚭。夫差憐句踐。身首異處。其燗竪哉。得意之豪傑慣欲憐人失意之豪傑慣不受人憐。其俛首受憐者。非無恥無賴之庸愚。即操戈反噬之亂賊也。

與助教張冷石書

當今事勢非臣子擇南北之時迺士人定行藏之會也當今危地以處乙榜之鑽刺者曰吾破

格焉以待甲科之徑徑者曰吾採望焉名爲用之其寔害之棄之又以授庸人之不自揣者惟幸其僨事以有辭于天下顯然明示資格之必不可破而虛望之必不可採因而乘機通賄賂遂其貪因而乘機卸担善保其位近日宦情宦套比比是矣門下自度與此輩共事能大展乎能不墮其穽乎能泯懺忮不彈劾乎能不賂權要而竟無恙乎能變易家産以克賂費乎能兵

此爲峰印浮圖也

餉湊手用人運智各各如意乎凡此皆萬不可爲者也行藏內斷于心直友之言不可數聞也今冬虜必復來壘臣必以清官抵之可爲痛哭弟此論可聞于上帝可聞于 至尊可聞于天下後世也別詩寫扇頭奉 覧教餘不盡

駱義烏靈隱寺詩捫蘿登塔遠則寺當初唐時猶有浮圖存焉今泯之矣宋考功之問以事累貶黜幸得放還夜遊與僧聆驚人警句不即時

物色而至遲明訪之晚矣末句待入天台路看
余度石橋盖諷之隱也之問與賓王交臂相失
豈能從遊于石梁鴈宕間乎然賓王雖晦跡而
未忘慨復之念故寺僧猶有知者集中贈宋五
之問詩凡二首生平賡和之友凡自不知則知
人人知俱不易値也豫讓之友能識讓于漆身
吞炭之時賓王之友不能識賓王于削髮逃禪
之後甚哉知人難知于人尤難矣豈唐人風教

節氣遠遜戰國抑文人無骨未可因噎而概宋耶

治城詩序

沈子曰東南山水惟建業與武林擅人視聽然西湖自南渡後始顯而燕磯鳳臺秦淮莫愁諸勝六朝以前寂如也宇內靈秀之氣結于流峙發于詩歌藉令赤壁無賦則千載下祇以戰場目之未必動憑吊之感而坡僊逸致亦泯而不

傳予友張石宗傑然逢掖中出其緒餘觴咏山水冶城詩其一斑也士之篤摯者材不近詩塵緣纏縛者趣不近山水又有躭山水而力不能詩者則覽勝吐懷譚何容易石宗以武林人咏建業山水捨巳家珍慕他姓寶別有一番領畧處而語意清俊玲瓏居然大雅亦騷場中所罕傳者其貽詩于山𠈁代山答詩石宗微旨要與生公點頭不異夫詩文入妙入神未易使俗流

知也庶木石或解頤乎

西湖初蓮社序 康訪六朝體

蓋聞鄧墟虞友並泯其名竹林晉賢各放于禮是古之人名可逃禮可廢而賢友必不可離也夷考其時或遭倫變或感夷氛要不過號泣嗚悲變蓼蘖寄傲未聞其以詩著意者琴奏自娛清言相尚庶即其詩乎當今交道弛矣士大夫講學諱禪胥有禁忌而還爲賢友累揆夫與物無

兢與世無爭者惟詩耳唐制科羅俊詩爲榮模、宋詔獄讐英詩爲懼府、榮與懼皆足以得詩而心超榮懼外者、其境可以詩、其力又不肯用于詩、孰是無所爲而爲、能聽他人之鼓舞不中輟乎、此其人洵不多得得之者有初蓮社諸子可異焉不慧流寓白門歲歸掃墓舍西湖而離索山靈竊笑其迂望南雲以興懷良朋共憫其苦茲當朱明始佃蓮葉纔放而未齊白社肇開蓮

華欲吐而有待爰建詩社名曰初蓮夫物之色香味兼者莫如蓮詞之與比賦兼者莫如詩而以供邀賓以比管絃無用之用微有合焉西湖自坡仙歿後伶優溷雜大減淸光酒肉號呶備諸惡趣已六百年矣斯亦吾黨拔救時也必也濃以澹矯六橋之困方蘸俗用雅祛兩峯之神稍快顧人忙我閒拂以從欲聚首時即思拚嘗借客陪主久而漸覺衆咻後未免寒盟而諸賢

友皆非其人仲尼所樂多者近是何也繪事陋者度内原無烟霞隱趣酬者假中先有丘壑自非品詣高華才情特達未有不以山水為厭以詩為贅者也曰此何益之有然孰肯曰我真不愛山水我真不喜詩詩社一道間有倡者不數廼即止猶情面意多適性靈意少比于舉業社尤難哉夫豈獨社難而詩更難都人士急于敢名懶于好學昔時生吞活剝于何李者今復高

曾嗣續于竟陵、竟陵識敏而功疎、機靈而色晦、倘其壽耶、所就當不止此、而學之者百醜盡呈、非酸即怪竊意鬚眉丈夫匠心鑄意應日無古人而胷中廼有竟陵亦衆世之奴且魔也中原調浮處少骨韲處傷氣然其布局寬落韻確、即唐人不能過也間有句出四五十外而仍不離本韻者唐人所不能到也竟陵纔十餘句即假借他韻矣反駕言韻不必拘以藏拙以欺天下

愚矣大抵中原調已成。竟陵調未成。成則前無作者後無來茲即供奉等應亦心折豈濟南輩敢與肩齊一時躍冶之彥翕然鼻祖是依有以也名爲步趨其風實則銷折其稱況以未成才之子弟藐巳成才之先師譬市民大袖濶帶稀網緇襪曰我時裝也于畫像中驚見洪永朝士冠服樸野不慚而笑亦異矣哉吾武林習氣軟美柔秀肖其山川認西子比西湖爲袞褒意此

豈公侯擬嶽瀆義耶蓋誰之也以故拔僊于西湖雖生平精神寄焉直等諸耳目之玩不若赤壁每過而輒有賦也吾儕狎主湖盟潤飾蓮社醉鄉所遊望朝雲而長揖夢想所到挾琴操以淺斟寧惟西施不敢媠而端明之神已黙綰矣是社也雖不廢酒肉而戒殺生雖不用伶優而未始乏佾觴者簋限于五以示儉禮數不苛筆削不貸以示直皆末俗所難也同社者張夢珠

元徵聞子將啓祈楊政平庭梧徐楚白如珩主昭平道焜張百常庸及予凡七子衆議延入者尚多而予以犬馬齒長妄序簡端更望同調君子擇而賡之共洗久辱之西湖所深願焉崇禎庚午五月穀旦吳越逸民沈長卿紉宰書于金山舟次

荀卿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李斯勸始皇焚書坑儒逐客行督責等事何者是雅斯固卿之罪

人說者因背師之徒而併罪其師則陳相可藉口而陳良反無說解免矣此等申韓刻論誰實倡之可恨也

拜客用六幅全柬已失古人竹簡通名之意蓋主家將命者出仍以竹簡還客也今僭用奏本紙庶民婚嫁僭用軍中旗鼓不遜莫大于是揭出警世

士大夫僕從不可多畜多一僕則添一僕之費

我之衣食彼者有限。彼之狐假虎威以自給其妄費者一一取償于我。則是貨利僕受之毒痛民受之。敗令名損盛德居亭主人獨受之。尹每見主人居鄉恂恂自愛而狠狠臧獲作惡肩怨激怒以致訟之罪之責之民不堪命只得賄之親戚門客不敢言蠢公子又從而佐之公祖父母狗情面誰肯懲之以故一舉人化爲五舉。一進士化爲卄進。每鄉會放榜小民傾耳而聽惟

恐多中名數禍及已也河南沈龍江相公鯉福建李九我相公廷機居鄉皆可為後輩師範雖然俗有不同吳之臧獲較諸越中鐵與綿矣分符者酌之

鄉紳流寓他方其惡宗土著每發假書鈐假圖記訟人害人予任金陵久矣每歲一歸掃墓而里人嘖有煩言公祖父母為所誑者不少也予做孝廉八載曾無片牘居間即府縣例薦童生

亦以贈第妹之難且貧者豈有林下死灰反作馮婦乎武林月旦不嚴清議不重嵩道無所憑信揭出自白予亦因病然公祖父母自知之至今日自白亦書後

孟子既云泄柳閉門而不納又云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豈穆公初時見之不以禮其後既得見而待之又不以禮歟然穆公尊崇子思都不如是豈延攬一途亦全以門第為隆殺乎

人有性相合而識不相及者始投而終牾夫差伍員項羽范增皆剛狠暴鷙人也以料事料人之明論君不及臣遠甚以本體論二君皆光明一路未可因其亡國殺身槪訾之也

寬嚴二字不可相離相離則偏枯而失調惟外寬而內嚴細寬而鉅嚴斯得之說者謂嚴可治國不可治天下寬可治天下不可治國非也子產治鄭孔明治蜀皆用嚴而效積弛久玩之後

糾之以猛鄭蜀人不堪則指之曰嚴而寔非偏于嚴也試思子產之歿遺愛流譽春不相杵孔明之歿廖立李平且泣且死豈一于嚴者哉如謂治國者必出于嚴然後可則葢公之寛幾爲亂首而淮陽卧治汲長孺何術致之世惟申韓其神者迺能黃老其迹即敬簡之旨也秦以苛刻短祚宋以姑息覆宗秦不能善用其嚴宋不能善用其寛皆亡徵敗轍也以寛嚴分屬國與

天下者不遍之論也凡用寬用嚴者默察民情土俗何者最宜又自揣我之操術何者最便或參半用或酌量輕重用有權存焉若膠柱則戾矣

李敬業義旗初指駱賓王檄文初傳天下雷動然則敬業乃葢怨之孫賓王乃忠憤之士因其兵敗而訾之遂以知人之明歸裴行儉與世勣此千古囈語也唐宋大儒事女主者多故史臣

于武曌多所囬護後學不宜耳食

中生扶蘇俱庸愚迂懦人也晉不當滅則中生死秦當亡則扶蘇死何者繼世之主全視其先德競絿以矯之以晉獻之昏亂不宜復有中生暴驚如始皇得扶蘇安靜以綏之亦救時之辟也

古人命名有不可解者棄疾霍去病猶以疾病二字安放于下而冠以棄去二字至于曾孫病

已則青宮一脈那得此不祥之諱耶

宋儒之解春秋也不誅事而誅意不責備匪彝而責備賢者獨得申韓之宗戾仲尼不爲已甚之旨

薰蕕臭味之說道其常也以變論則君子與君子牾小人與小人左卽吾所謂緣也緣之外又有權焉以君子用小人以小人容君子皆時勢使然不得不爾伐木篇爲朋友發也而歸于神

聽有旨哉

子弟資鈍而不向學者天錮之也以商以賈以農以他藝皆可小就資敏而不向學者自錮之也非懶惰即無恥無一事可爲矣笑兒不知此惰反號于人曰吾子弟聰明但不肯讀書耳子弟聞人贊其天資輒斤斤有喜色聞人嫌其懶惰無恥則等于驢耳之受春風過而不入亦可游矣

山海經曰從山上多三足鼈左傳曰三足鼈謂之能不可食也本草鼈三足者爲能大寒而有毒無裙而頭足不縮者名納食之令人昏塞誤中其毒以黃耆吳藍煎湯服之立解昔有蔡謨悔讀爾雅不熟誤認蟛蜞作蟹食之幾斃然則讀書之益詎止經世已乎養生尤急矣人之負材具者曰能葢取象于此而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曰三能亦取象于此竟不知能之作用若

何但據醫書主治折傷止痛化血生擣其肉及血傅之即愈道家云可辟諸厭穢死氣果爾則凡物之可治奇疾者皆可以能稱何必三足鼈乎還以是質諸蒼頡

史遷父談當武帝時留滯周南不得與封禪事竟以是發憤卒夫封禪非聖哲所尚也諸臣導主爲之清議擯焉貽譏青史談何所見之陋車壁馬足之末光傷生殞命乃最無品識者假令

終其天年筆端軒輊必詭于大道那能如子遷之確且正也班固短遷其臭味想與談合未必出于妬耶

古稱得天下之正者無踰漢高。此說非是泗上亭長獨非祖龍氓庶哉。予謂得天下之正者惟夏少康。漢光武。唐玄宗。及　我太祖高皇四辟而已。一殲篡賊寒浞。一滅篡賊王莽。一斬弑逆韋后。一驅逐胡虜恢復中原。此四辟之征誅與

堯舜禹之揖讓儘足相方其餘非篡弑非叛亂學者平心細意體會于言數千年相沿之師說一朝剖破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老聃對孔子亦曰請送子以言。古人贈言送言、輙敬而受之、令人不贈不送、即贈送亦不受也吾于躁進者嘗以命之一字相贈于巧營者嘗以拙之一字相送、而俱不蒙受、有忽之者、有迂之者、有含

之者竟敗不旋踵悲夫

舊人詩歌多有不可解者皆因剞劂家削去証脚後無所憑遂強為之解而識者相與傳疑近世刻書者率皆財虜甚至經傳亦妄改數字可恨也

方言里語才人采入詩文即便點鐵成金譬溝渠之水神龍吸之下注遂成甘雨經史傳記腐儒勦襲筆端絕少變化譬鮮菓美菜一落腸胃

而臭穢已不堪矣。操瓢家用物取材如明醫劑藥談何容易

閱郭青螺先生文集其題蕭柳堂年友遺像詩末句云兒女婚盟雖未誓肯將心劍負徐君蓋蕭爲水部郎卒時遺命以未及聘郭次女爲恨郭傷其意因題像許以女字其子天安此古人高誼也郭名子章以開府終豫章人庚午春日識

十二時惟亥子屬水最爲清靜故曰夜氣人生于寅所謂寅恭寅亮寅恪寅賔皆敬之義也此際欲淨理澄郎平旦之氣也夜偏于晦晝偏于明皆未得其平惟離昏入昭之候晦明各無所着故曰平旦

五經列聖惓惓于祭祀則釋氏施食之說豈誣也哉嗟家世貫先未發始業儒至予先侍御一脉書香寔先祖母陸太孺人所貽陸乃别爲世

良公次女之嗣先人圖外祖父母遺像歲時祀之凡二十年所萬曆壬午民變亡失豈餒鬼不當受蒸嘗亦自有定數耶此先人盛德之孝追遠而及于毋黨蓋古人所難記之以啟後賢

朋友人合兄弟天合其天人參合而介朋友兄弟間者惟同榜士耳世之害同年者何多也起于相忌相求相凌然一榜中其佳者十之一二我輩借以擇交可也

此下三條重錄

子與侄分輕重。聖人所謂親親之殺也。鄧攸以好名絕嗣與吳起殺妻同一毒腸世論優鄧而劣吳非見地不明即心光不粹乃沿此傾倚案舊揭出醒之

張僧繇閻立本輩非不以畫名也然畫一幅纔是一幅不能鏤諸板以傳也縱係真蹟亦云五百年而神去况兵燹爲祟乎至于字推鍾王智永等秖就石刻摹擬猶耳孫遠追鼻祖形容但

于遺像間觀想非靚面也文章不然三代邈矣典謨精義絲毫不失徹古今遍夷夏片時著作垂諸無窮故品之最貴者莫如文

予聽兒邁迨過子由兒遲适遠更無一人以詩文名者接武之難如是老泉負才不第以布衣終二蘇並起振前人未耀之光亦乘除之數而非偶也

世間貧者極多餓死者絕少蓋廉耻壞則衣食

自足惟荒歲不然雖俛首求人而人不應其求必至餓死而後已若平時留心未必到此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然有志者能幾

用兵者欲圖此土必先覓此土所生之人與之定計百不失一蓋山川險易之形剛柔恩怨之欵能熟習故也知此者李愬兀朮二人外不可多得

韓非司馬相如俱以著作動人至有生不同時

之嘆一一自殺于獄一一位止爲郎雖所遇之異然李斯何故得入其讒楊得意何故得行其薦則秦皇漢武識度大不侔耳秦以爲韓之諸公子恐資敵國用之又不能無疑不如死之爲便漢則天下之才皆其才嘗試用之以爲名高皆非尊賢好士辟也

足加帝腹子陵率其常態非有意傲也歸隱富春子陵安其故居非有意潛也自爲肅吻所移

談而高蹤逸致反令人聞之欲嘔又云桐江一
絲繫漢九鼎此等腐話何代銷狀

答同年徐侍講書

別後更復相念念年兄温然坦度遭此坎壈政
如安車蒲輪非王陽道料也丁卯春湖堤握手
叮嚀已慮及今日矣弟客氣傲骨老而漸銷亦
自悔當時率任太過然以廉令與墨守角安其
位者兩載以遷客攝巖邑與墨臬角與權門黨

衆角安其位者九月豈凡人也哉雖不敢謂士元非百里才而全以識運不但才守也年兄近日必當閉戶著述以動人憐必當使畏路漸忘其姓名以澹彼攘枝之念而委運相時可也必當謀于有識之士不當就庸夫謀如丁卯夏勸駕諸公中流拍天巨浸參肉豈足食乎江山在望詩酒陶情未必非福弟沐雅愛不作膚語亦生平肝膽原自如是惟宥諒察納是荷

氏族大全以樂正爲一人裴牧仲爲一人劉向新序魯孟獻子聘于晉答宣子問富之語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顏囬茲無靈餘以是二士補五友之數而孟子所云其三人則予忘之者又缺其一矣存疑焉可也

不問義而問字蓋怨子雲也子雲以艱深掩覆其淺近安知所問之字所問字之客無超出于太玄法言所載者乎

譙周勸劉禪降魏當魏師未入之先已發不祥語矣及魏伐蜀在景耀六年冬與魏後魏竟封禪安樂公封周陽城侯則周之賣國通賊已有的據而陳壽作傳。謂劉氏無虞。一邦蒙賴。蓋周乃壽師。不惟諱其醜。且飾美也。陰平道之弛備何獨黃寺罪哉寺人原無官守言責特藉口耳後之作史者拾其唾餘又贊周有文武才志在恢復令聞果州城中以譙周與紀信顏眞卿分

廟血食亦怪事也揭出醒世宦此者當酌之

截瘧神效方用柴胡當歸何首烏甘草四味藥各等分須稱准分毫不差用男子煎服忌婦人然須發過四五六次後方可用此如驟截恐生他疾餘症寒後熱重者用此方如寒後熱輕者用當歸何首烏青皮陳皮四藥亦各等分

機雲駢首就戮且赤其宗似乎慘毒然世受國恩而甘于降晉隳遜抗之家聲不足惜也惜其

未得死所耳

立國以忠厚爲本孫權稱帝而兄伯符僅贈長沙桓王魯肅呂蒙皆稱侯而周瑜遺孤竟廢棄廬陵以老識者已卜厥祚之不昌矣以故古人踐祚登極之始必饒寬然有餘之意然後享國長久不然詔旨屢赦孤扶盜賊而百姓不蒙涓滴之潤亦當事者未深思也

杭城火災未艾地方稔不寧衆皆歸咎于塔而

此論可首

袖手坐視已十年矣被害者曰業已受傷安命已耳未被害者曰彼家祝融與我何涉誰肯當先任事夫拆毁須用匠若干工食若干誰肯任費磚石作何區處未拆之先斬指一錢旣拆之後則一兎在野衆共逐之或云當移置他所或云某私賣肥槖百喙嘵嘵誰肯任勞任謗以故剥膚之災翻成築舍之議不佞避地白下遥爲桑梓籌之必闔城孝廉上一公疏陳其始末捐

助兵餉奉　旨行撫按析毀誰敢沮之造時約
用千金變賣但値二三百金耳事經撫按則督
工者爲別駕矣南關之木可借以搭廠用一老
成武弁協理則營兵可酌議而輪役磚石可分
給行戶而賤其價以招民且院有明禁不得妄
報富民以騷動地方如此則一月之間大患永
息而吾有以知杭士之必不能也謹備未議以
待後賢參酌　此論因沈無回先生敘述者所

隱侯六憶辭巳亡其三其所存之三惟憶來時憶坐。時憶眠。時而巳予意欲補之憶默。時憶夢時憶去。時未知妥否六朝習氣靡靡梁僧法雲有三洲歌而以長相思三字結尾豈沙門所宜也哉

先主不善用兵亮知之審矣自得亮後僅有一隅之士荆州失而羽亡誓在雪仇連營三百餘里遭吳挫辱不自揣量甚矣亮明知而不諫止

者料其必不聽也不聽而敗則必慚慚則必生隙不如任之以全君臣之情此古人苦心處也與范少伯不極諫勾踐之意同大臣謀國併自謀須是捨得一着方可徐爲後圖

予友楊政平云古人視妻去留太輕故其倫全令人與之相反看得出婦爲非常之原莫大之辱故其倫瀆仲尼稱君子之道四但列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删去夫婦有旨哉此說儘可曉

悟流俗持議之

唐之才子予以駱賓王爲第一可方駕漢之賈誼楊升菴先生亦謂忠憤義士不當夷于垂拱四傑而忌才者訾爲點鬼簿筭博士後之惡少年不當攄爲口實

唐詩紀事指帝京篇倏忽摶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以爲賓王與敬業兵敗逃死。此其讖云若然則疇昔篇諸葛雄才已號龍。公孫躍馬

猶稱竟又云洄轍去鱗終逝海幽禽釋網便翔空其詞亦壯而何以遂不爲讖成敗論人成敗論事奴氣未除令人欲嘔

綦毋潛詩題靈隱寺山頂院云下界不相聞則高極矣又云塔影挂青漢卽駱右丞所謂捫蘿登塔遠也今院與塔并廢吊古者不勝其慨

子孫不肯讀書輒戴性負氣夫天地間惟讀書爲第一等事舍此讓人則性氣從何而生或曰

從門楣生。從冐濫儒巾生。從胥見父兄體統生。定不從鏡中照臉生也。下愚可涕。

世間名利所關須有福以鎮之福薄之人業醫則治貧賤人效治富貴人不效福薄之人題詩則對村夫俗子佳對名公才士不佳是皆命也然更有說福生于膽此二種人矜持太過其膽先怯以故不能奏功而見長

貴不期驕富不期侈人情乎令人未貴而先驕

未富而先侈欲以僞驕侈掩其貧賤又欲以僞
謙恭掩其鄙吝自矜其富貴以豪于人亦可哀極
矣

光武下詔馮異倉卒蕪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
厚意久不報因使中黄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
說者多之謂其念舊予曰此真主作用也薄施
厚報特儌偶常態帝王于功臣豈在口腹儀物
間哉陽酬之實陰外之猶近時冠紳赴人酌受

人饑、而急急以帕禮相答。慮其有求也、漢高帝用金四萬斤行反間悉付陳平而不問、得使貪之術、史稱光武豁達大度同符高祖予謂高祖内監外寛已不能當此四字而況光武乎陋儒酸氣纔涉阿堵便以爲慷慨揮霍也噫 少徐書

沈氏日旦次集卷九畢